

第一章

美，在你的心中



美，在你的心中

世界上不仅存在着人们需要的、有益的事物，而且也存在着美好的事物。从人成为人的时候起，从人观赏美丽的花瓣和晚霞并被深深吸引的时候起，他就开始审视他自己。美已经为人所了解。

美是一种深刻的、只有人才能理解的东西，它不以我们的思想和意志为转移，但人可以发现美、认识美。美就在人的心中。没有人的意识，就不可能有美的存在。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

美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欢乐。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能看到深奥的蓝色的天空、群星的闪烁、晚霞泛起绯红色的余晖、一望无垠的草原上的薄雾、刮风天之前的血红晚霞、地平线上若隐若现的海市蜃楼、三月积雪中倒映的青色暗影、蔚蓝色天空中飞行的仙鹤、清晨万千露珠中反射出来的阳光、阴霾的天空中铅灰色的烟雨、丁香丛中的紫色云彩、娇嫩的草茎和早春雪化时开花的风铃草，人看到这一切，由于对美的惊奇，他们开始到各处创造

新的美。

愿你在美的面前叹为观止，到那时，你心中的美德也会焕发出光彩。人的面前之所以展现出生活的欢乐，就因为他听到树叶的沙沙声和虫儿的鸣叫声，欢乐小溪的淙淙声和夏日空中云雀的银铃般的鸣啭声，雪花飘落时的轻微沙沙声和窗外狂风悲惨的呼号声，波浪轻柔的拍溅声和夜间深沉的静谧——他屏息倾听着这千百年来充满生机的奇妙乐章。你也要善于倾听这种乐章。珍惜美吧，保护美吧。

忘我地劳动吧，假如你想成为一个美好的人。你的劳动应使你感到自己是所爱事业的创造者、能工巧匠和主人；你的劳动应使你的目光反映出人类的伟大幸福——富有创造性的幸福和崇高精神。外貌应当来源于内在道德美。爱好创造性劳动会使人的礼貌增添光彩，使面容显得更清秀、更富有表情。

美是培养心灵敏感的强有力手段。这是一个高度，你从这个高度可以看到没有对美好事物的理解和感受，没有欢乐和崇高精神永远也看不到的东西。美是照耀世界的灿烂之光，有了它你能看到真理和善良，依靠它你会体验到忠诚献身和毫不妥协的精神，美能教育你认清邪恶并与之斗争。我将美称为心灵的健身体操——它可以矫正我们的精神、良心、情感和信念。美是一面镜子，你在这面镜子里可以照见你自己，从而让自己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改变。



漂亮的蓝雨衣

吉尔从后台门走了出来。雨正下着。“鬼天气，”她想。工作没指望了。“那只不过是合唱队里的小小一员而已，”她安慰着自己，“而且明天总会有试唱的机会的。”

她回到了剧场，注意到有一束玫瑰花正准备被送走。她拿起花儿，转到了剧场的前面。“正合我需，”她一边说着，一边把一朵玫瑰花别在了衣领上。“我可不能得感冒。离演唱会开始还有三个小时，我必须躲一躲雨。”她想着，走进了一家小餐馆。

一边喝着茶，她一边写了一张纸条。“亲爱的莱尼……”她这么开的头。“亲爱的莱昂纳德，”她又这样开始。“亲爱的莱昂纳德·科恩……”，最后她是这么起的头。“尽管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我拥有你所有的个人专辑，会唱所有你的歌。我会在后台门口等你。我的衣领上别着一朵玫瑰花。再见，我所有的爱……”然后她把纸条放进玫瑰花束里。

音乐缓缓奏起，他出现了。他比她想象的要矮小一些，而头发要更黑些。在两首歌中间，他说起话来，而且说个没完没了。

“接着唱呀！”有人叫起来。“快点唱啊！”好几个声音附和着。

这也太过分了，太不像话了。这是莱昂纳德·科恩！“闭嘴，闭嘴，闭嘴！”她喊了起来。莱尼转过身来：“谁？”他问，“他们还是我？”观众哄堂大笑起来。因为她的笑话，他们又在听他唱歌了。她想听他唱《漂亮的蓝雨衣》。她肯定他会唱的。

她找到一支笔。“莱尼，”她写道，“唱《漂亮的蓝雨衣》。”然后，她拿着纸条跑到舞台前。

莱尼似乎没有看到她的纸条。他又唱了好几首歌。在两首歌中间停顿时，她喊着：“唱《漂亮的蓝雨衣》！”他好像并没有听见。她又喊了一遍，“嘘！”人们让她不要吵。

莱尼唱了一首又一首。她无法忍受，又喊了起来。“唱《漂亮的蓝雨衣》！”她的身体在颤抖，出汗：她发烧了。在观众再来一首的要求下，莱尼又加唱了两首歌。吉尔赶在人群之前出来，跑到了后台门口。“当然了，”她忽然意识到，“他没在台上唱是因为他要邀请我到他的化妆间，在那儿为我演唱。”

吉尔站在后台门前一群歌迷中间。她在雨里站得时间太长了。她会耽误试唱的。但那不要紧。

人群挤来挤去。警卫把紧门口，不放一个人进去。一位穿着紧身迷你裙的金发女郎向人群前面挤去。吉尔正想抱怨几句，后台门开了，走出来3个人。

“他还要多久才能出来？”吉尔趁他们经过时问道。

“也许是永远，我也不知道。”

“地铁再有10分钟就停开了，”有人提醒着，一些人朝地铁走去。吉尔不在乎：莱尼很可能会开车送她回家的。

一个男人走了出来。他穿着一件夹克衫，背上印着“莱昂纳德·科恩世界巡回演唱会”。“要能有那么件夹克衫，让我拿什么换都愿意！”金发女郎惊叹道。吉尔向前挤去。“他在哪儿？我们都等了一个钟头了！”

“他已经走了。”那男人回答道。

“他不会离开，莱尼不会的。”

“他走了，”那男人说道。“有些疯狂的女人在等他。他一小时前就从前门走了。”

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司机跑进了后台门。金发女郎也想跟着他闯进去，但被警卫给拦住了。“好样的，”有人笑道。

吉尔一直听着，直到出租车开走了。玫瑰花从她衣领上掉了下来。她浑身上下都淋得湿透了。莱尼肯定已经走了。已经一点半了。地铁也停了。街上冷冷清清。她非得走回家了。要花上 3 个小时，也许 4 个。卡洛一定会等她回去道晚安的。又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

吉尔开始往回走。她的腿是麻木的。戴夫是对的。他们都是对的。她是个傻瓜，是个失败者。要是得了肺炎，她明天的试唱就完蛋了。

突然，她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嗨！”她在黑暗中凝望过去。她看到了，在马路对面，是他，莱昂纳德·科恩。在雨中，怀抱吉他。她向前冲去。他抬起手拦住了她。他说他感冒了，不想传染给她。她不能再走近了，他会在他站的地方给她唱歌。

他唱起了《漂亮的蓝雨衣》。他冲她微笑着，一边唱，一边凝视着她的眼睛。歌声结束了，他送给她一个飞吻。然后他就在雨雾中消失了。他一定是进公园了，吉尔想。她想跟着他，可她必须回家。明天她要去试唱；还得找工作、挣钱，给卡洛和她找处房子。她沿着大街向前走去，路灯在前面明亮如炬。

“等着，让戴夫听听这些。”不，她想，她不会告诉戴夫：她要把今晚当做一个秘密来珍藏。但当有一天，当她成了名，当卡洛长大了，她要告诉女儿，那一晚莱昂纳德·科恩用“漂亮的蓝雨衣”将她包裹起来，让她在归家路上充满着温暖。



朱莉的礼物

几年前，我有一个报酬颇丰的好工作。我的同事都很好，我也很喜欢这个公司。后来有一天，我发现我并不真正喜欢这项工作，只是感到满足而已。我想，牛感到满足就行了，但人不应该。

于是我决定改变一下。我拿出了自己的简历，更新了上面的信息，要求提升到另一个部门。第二个星期，我去爱尔兰度假，忘掉了关于工作的事情。等回到公司后，我发现有一个人力资源部的语音留言，要求我当天下午就去参加面试。

在午餐时间，我拿起一本满是介绍面试技巧的杂志，认真地看起来。杂志上介绍的方法都号称能够帮助我搞定最棒的工作。我看了看身体语言透露的潜在信息、如何穿着得体以及针对面试提问的最佳回答法等内容。对于我来说，这些建议似乎根本就不像一个人在真正面试时所能做到的。也许是我差得太远了？不管怎样，我还是按时赴约了。尽力而为吧。

面试官是一个肥胖的男人，高档衬衣上衬着鲜红的裤子吊

带。他坐在皮转椅上，而我则坐在他那张红木桌前的小木椅上。每问一个问题，他都会把手指支起来，听到我的回答后，再在纸上写上几笔。在开头的半个小时内，他问的都是一些意料之中的问题，诸如我的工作历史、教育背景、工作目标等。他不时点头，还有几次露出了微笑。我开始放松下来，感到更加自信了。

然后，他把手叠在下巴下面，从眼镜上面看着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你生命中有哪件事情或哪项成就最令你感到骄傲？”

我脑子里闪过了伯特·派克斯在美国小姐选美比赛中拿着麦克风的镜头。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我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将决定我是赢得肯定、并手捧鲜花走向观众，还是强装笑容、表现得像个大度的失败者。

我停了一会儿，想了想是应该按照杂志上的建议做，还是应该率意而为，展现我的本色。我决定还是忘掉杂志的建议。我想，如果要和这个家伙共事，我应该让他知道我的真实面目。

“事实上，最令我骄傲的时刻不是我做的什么事情，”我说，“而是我女儿10年前做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就给他讲述了朱莉的礼物的故事。

好几年以前，我的丈夫在军队工作。有一次他被派到海外，我们在德国住了将近一年。在那里，我接到哥哥从圣路易斯打来的电话，说我爸爸已经去世了。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一样，爸爸负责挣钱，妈妈负责照顾家里。爸爸去世后，哥哥就承担起了妈妈的经济负担。

爸爸的葬礼过后，我和丈夫，还有两个孩子，又回到了德国。不久，我哥哥又打来了电话。他在检查妈妈的文件时发现，她会有几个月领不到救济金。在领到救济金之前，她将不得不靠自己微薄的积蓄生活。

当天吃晚饭时，我跟丈夫说，我打算给妈妈寄点儿钱。但是

我们的谈话被一个电话打断了。电话是一个邻居打来的，她想让朱莉帮她照看一下孩子。

朱莉当时 14 岁，一直在想办法赚点零花钱。最近，她开始给自己买衣服，而且好像每个星期都会喜欢上一个新的演唱组合，他们的演唱带她每盘都买。

第二天早上，朱莉递给我一个信封。

我看了看地址，是寄给我妈妈的。我用力地拥抱了她一下，告诉她，我为她能抽时间给外婆写信而感到很高兴。她耸了耸肩，离开家上学去了。她可不是什么感情丰富的孩子。

一个星期后，我哥哥又打来了电话。他对我寄去的支票表示感谢，并且告诉我，妈妈看完朱莉的信后激动地哭了。我说，朱莉是在我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主动写信的，我感到非常高兴。

哥哥说，他不是在说信的事，而是信里的东西。朱莉在那封信里寄去了她帮人看孩子挣的 5 美元，并且在信中告诉外婆，这笔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我讲完了这个故事，停了一会儿，抬起头说：“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工作业绩，但这的确是我一生中感到最骄傲的事情。”

面试官已经放下了笔。他没有再写什么。

“对不起，”我说，“我对任何人讲这个故事都会情不自禁。最令我骄傲的不仅仅是朱莉所做的事情，而是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如果我哥哥不打电话，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这件事。”

他站起来，同我握了握手，说：“我想我们要说的都说完了。大约在一个星期之内，你就会得到人力资源部门的消息了——不管是哪一种消息。”

走向办公室的路上，我不禁责怪自己对一个陌生人说了这么私人的事情。我想，这次提升是不可能了。

就像面试官说的那样，一个星期后，人力资源部给我打来了电话。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获得那份工作了。

几年后，在我的老板退休前，我又提起了那次面试的事。我问他为什么选择了我。他说，所有的候选人都很合格，但是听完我讲了那个最令我骄傲的故事后，他觉得他希望和我这样的员工共事。

这一次，我是朱莉的礼物的受益人。多年前她发自内心的那一次简单的爱意表达为我赢得了丰厚的红利。



幽灵战斗机

1963年冬天，我在美国海军一艘名为“美国伊顿号”的驱逐舰上服役，担任战斗资讯中心指挥官。当时我23岁。

有一天我们刚绕过海特洛思角，清岸边飓风的外围环流就开始向我们袭来，风刀越刮越猛，到最后整艘船都被风浪打进海里。11月29日，飓风终于离我们而去。我们休息了一天，各自休养疗伤。然后就开始修理复原的工作。

我一开始想进海军服役时，原本就是希望担任这种战斗机的飞行员。但我在罗额诺克学院的最后几年，左眼视力大幅度减退，当个海军飞行员的梦想也随之破灭。有人建议我只要当个雷达拦截官，负责操纵攻击雷达，还是可以跟在飞行员后面遨游天际。这主意一开始听来不错，不过我后来发现，雷达拦截官还得负责处理所有无线电通讯作业，就知道这个主意又行不通了。

这其中最大的问题——最大的秘密，就是我有口吃的毛病，像T或B、K或G开头的字词，我急起来都很吃力，我心中长期潜伏着一股对口吃的莫名恐惧。为了避免在战斗机上处理无线

电通讯作业时当众出丑，我决定到驱逐舰上碰碰运气，希望在驱逐舰上不必讲那么多话。

当然，英明睿智的海军上级，还是让我当上航空管制官，因此我才刚受完训几个星期，内心飓风留下的余悸犹存，就在半夜里负责守望，听见无线电里传来如同上帝般低沉的声音。

“隐士，”那声音说，“这里是高点本身，通话完毕。”

“隐士”是我这艘船的代号，“高点”则是舰队中首屈一指的航空母舰兼旗舰“美国企业号”的代号，我们的任务正是护送企业号航空母舰战斗群通过大西洋。“高点本身”指的是企业号舰长。听完后我的心脏开始猛烈跳动。

他说：“隐士，我们一架狐蝠上号机刚在你们那边降下，两个人都下去了，联络不上。”说得明白点：那架幽灵战斗机刚刚坠毁，而我们这艘船因为最靠近失事前最后通讯地点，所以必须负责指挥拯救任务；换句话说，我忽然肩负重任，必须协调指挥拯救工作。

对我而言，再也没有别的词像“高点”这么难发言了，而且我刚从航空管制学院出来，对于管制在外飞行的飞机，根本就没有任何实际经验。尽管如此，一想到那两个掉在外面冰冷水域中的凄惨伙伴，我还是马上下了决心。于是，我拿出一支油腻腻的钢笔，戴上耳机，在雷达操纵盘前坐下。

我们从航空管制学院毕业时，师长说我们一次最多可能只需要同时管制 4 至 5 架飞机，但现在我却要和 15 到 20 架飞机同时进行对话，这些飞机全都同时涌向我所在的中心位置，随时可能互相碰撞，酿成大祸。而那些经验老道、轻松自在的海军飞行员，则一个个轮流向我播送一句句行话，好几个声音连续不断地穿过漆黑的夜色向我袭来：“呃，罗杰，隐士，这里是高点 2—4 和高点 2—5 在我后面，请指引航道，通话完毕。”这样的对话持续了将近 24 小时。

任务开始 3 或 4 个小时后，我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口吃的现象，非但如此，我连想都没想到自己口吃的毛病。当时一阵混合着惊异、狂喜、恩宠、感激的巨浪向我袭来，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的感受。我忽然明白，在那种情况下，我根本“没有资格”口吃——外面还有两个人掉在水里，等着我去救。由于意识到这确实是一种精神体验、一种生命之路上的重大转折、一种长期束缚的突然解放，这一刻对我而言无异重生，好几次我情绪激动，几乎无法自己。

由于我是我们这艘小船上惟一合格的战斗机航空管制官，因此我必须一直坚守岗位，任黑夜转成白天，白天又转成黑夜。

第二天日落时分，一架搜救飞机锁定了飞行员的求救信号，不过最后查看的结果，只找到雷达拦截官的钢盔和弹射座椅。幸而稍晚，另一架飞机看到了在浪花中浮沉的飞行员，我们迅速航向那架飞机，高点本身直接从企业号上派出一架直升机将他们的飞行员接回去，同时以无线电告诉我：“硬是要得，隐士！”所谓“硬是要得”在海军惯用语中是“干得好”的意思。

直升机和救援人员刚到现场不久，我们也随即赶到。当他们把落水的飞行员送上吊带时，那个飞行员不知利用何种方式，送了一句话到我们船上。我们的船长透过扩音器广播道：“舍洛先生，立刻到舰桥来！外面有人想见你！”我跑上舰桥短梯时，太阳正好升起，直升机在距水面 20 英尺高处盘旋，飞行员刚好开始被往上吊。

我们隔着水面彼此凝视，我露着牙齿笑，对他挥挥手，向他竖起一根大拇指。他吊在直升机下晃荡着往上升，就在进入直升机前的那一刻，他最后用力持续地注视着我——然后向我敬了个举手礼，我站在伊顿号起伏的甲板上，也还他一个举手礼，接着忍不住泪如雨下。我帮他找回了他的幽灵战斗机，但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也帮我找回了我的战斗机。



几年前，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在我住院的那段期间，我的同事为我分担所有的工作，不时来探望我，还送我花及卡片鼓励我早点康复。而当我出院回到公司上班时，更是受到他们热情的欢迎，当我复检时他们也依然很热心地帮助我。因为他们对我这些种种的好，所以我决定要好好地谢谢他们，以表达我的感激。

一天中餐的时候，我来到我最喜欢的花店，买了一束摆在橱窗里的美丽花朵，我要花店老板帮我送给当我住院时特别关照我的一位同事，并在卡片上写着“只是因为”却不署名，并请求花店老板为我保守秘密。

当我的精心安排送达时，我同事的脸上看起来容光焕发，那下午在办公室里更是显得兴奋异常，每个人都很好奇她的爱慕者是谁，而只有我独自在一旁很开心。

隔天中餐时，我又安排送一束花给另一位很和蔼可亲的同事，并且一样只在卡片上留下“只是因为”四个字，而第三天，我继续如法炮制地送第三束花给另一位同事。

谁猜想得到一束花所带来的魔力啊！我制造的迷雾让我的同事纷纷打电话向花店询问送花者是何许人也，他们都想知道那一位不具名的爱慕者到底是何方神圣，但是，花店的老板守门如瓶，竟没有透露半点口风。

一种奇妙的气氛笼罩着办公室，整个部门的人都想尽办法想要解开谜底，我的同事每天都在猜今天谁会收到花，而且都会对那天的幸运者投以注意及羡慕的眼光，也因为送花竟能带给办公室这么多的温情及快乐，让我欲罢不能。

偶尔间，我听到一位男同事说：“男人不喜欢花——真庆幸我没有收到任何一束花。”

隔天，我的那位男同事便收到了一束同样写“只是因为”的花及卡片，而当一切发生时，他的脸上因荣耀感而胀得鼓鼓的，他衬衫的扣子几乎都快被他撑破了。

送花的行为继续让办公室充满快乐的气氛，每一天同事都在等待着我安排送来的花，且猜测下一位收到“只是因为”卡片的人，而送花小姐也和他们一样，每天都很期待地想知道下一位幸运者是谁，每天中午过后，我的同事都等着接花店打来的电话，通知他们谁是今天的幸运收花的人。

就在同时，弥漫在我们部门的欢乐及好奇散播到其它的部门去了，喜悦溢满了我的心，因为“只是因为”所带来的喜悦，让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快乐和被爱，而整件事整整持续了三个礼拜。最后一次的“只是因为”的花束被送到一个全体员工的会议上，我写上对部门里的每一位致上谢意，也揭开了那位署名“只是因为”的爱慕者的谜底。在我们的部门，彼此关爱和关心的感觉一直挥散不去，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同事收“只是因为”花束的特别日子时，脸上所泛的笑容，没有一件事比得上他们回馈给我的和善与单纯的喜悦。



1999年的第一天，也就是新年第一天，我从和史蒂芬结婚几年后的一种熟悉的感觉中醒来，那是一种孤独的感觉，因为我处在混合式的婚姻中，宗教信仰的差异让我们渐行渐远，而如何度过基督教的节日，对我而言是一件困难的事。

虽然我们都是基督教徒，然而史蒂芬和我却有相当不同的信仰方式。他是一位犹太教徒，谨守戒律，传统的犹太基督教派，他认为基督节日的天堂是整天泡在犹太教堂里，然而我是信奉改革教派的基督徒，很不喜欢上犹太教堂，所以难以认同我丈夫信奉的基督徒形式或是我现在所隶属的基督社区。

我从不参加我丈夫在犹太教会的活动，传统的祷告礼仪对我而言，似乎相当陌生，传统的禁令要求我坐在他的身边，中间隔有一道墙——让基督徒男人祷告时不会打扰到他用围的美丽女人。我不了解希伯来语，所以我待在“女士区”的座位上显得蠕动不安，一会儿后我便起身回家。

我并不是真的很想一个人离开回家去，我其实也很想融入当地的生活，而越是这样，我在这个地方越是感到异常的寂寞。我

可以到城里其它犹太教堂去或是在没有丈夫的陪同下出城去，但是我两者都没有选择。因为我也不是其它社区的教友，而坐在犹太教堂里，我又会感到信仰不同的孤独感。

去年，我们学校有一位从德国来的交换学生，韩德克，他需要一辆脚踏车，但是没有足够的钱买一部全新的，于是我们计划做一次庭院的拍卖，好帮他找到一部合意的脚踏车，我们有好几次发现还不错的二手脚踏车，可惜韩德克长得太高，我们找到的脚踏车对他来说都嫌小了些，庭院拍卖眼看就要结束了。

有一天早晨，史蒂芬正穿上教袍准备上教堂。当他出发时（节日时他是不开车的），我把三个小婴孩和韩德克挤进车里，当我们朝街上开去时，我可以看出史蒂芬的眼里有一些不悦。我们前往庭院拍卖会为韩德克寻找合意的二手脚踏车——就在基督安息日也就是犹太小镇一年的第一天。虔诚的基督教徒一定会谴责我如此的行径，此外，那一天我们还做了更离谱的事，也就是在我们离开前竟吃了培根加蛋。而我心里也知道，为了维持我们的犹太家庭，我至少应该要克制如此伤风败俗的举动才是。

我在离开的行程中并未感到轻松，焦虑、罪恶感、懊悔及伤心充满我的心，说真的，我也很希望能归属于某一个教会，一个充满基督徒的社区能够欢迎我且当我无法参加礼拜服侍时也能够惦记着我，我也希望我的心里充满祷告，我也想借着进入犹太教堂改变我在这最重要的基督节日的荒诞行为，我也想严肃的过节，但是我感到极大的失落感。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暂且撇开我心里的落寞及困惑，我把车开到举办“大型的庭院拍卖活动”的广场，五分钟后，我注意到路旁有一间房子的人口处摆了两部脚踏车，而当我们经过时，一位绅士正好放一个牌子在脚踏车上，而上面竟然是写着“免费赠送”。

这位男士并非举行庭院拍卖的活动，只有脚踏车放在人行道上，我想那必定是有圈套——或许脚踏车已经好几年都不能骑